



資 投

[集說小篇短]



中學雜誌叢刊

22

資 投

(短篇小說集)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廿四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中學學生雜誌
“資投”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七四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口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由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字第一三八九號

目次

投資.....	葉紹鈞 (一)
父子.....	巴 金 (二〇)
賴威格先生.....	巴 金 (三〇)
蘇堤.....	巴 金 (三一)
復仇.....	巴 金 (四七)
管墓園的老人.....	巴 金 (四六)
冬.....	徐 盈 (七)
父與子.....	徐 盈 (六七)
一個中學生所講的.....	徐 盈 (〇七)

失學以後……………	魏金枝（二六）
爸爸上園口去……………	黑嬰（二七）
教師所講的故事……………	高爾斯（二八） 金仲華（二九）
青房間……………	格拉漢姆（三〇） 豐子愷（三一）
新先生……………	邵聲德（三二） 徐聲越（三三）
情書……………	久米正雄（三四） 樂彩（三五）

投資

葉紹鈞

我滿頭是汗，從三等車的門口擠下來，腳踏著月臺的水門汀地；我踏著了上海的地土。一隻小皮箱提在右手裏，一把洋傘挾在左腋下，一個小紙包藏在裏面小衫的左邊的袋子裏。一個腳夫慌忙地奔過，在我身上撞了一下，我的左手便機械似地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在位置一點沒有動，小紙包依然酣睡在袋子裏。我舒了一口氣，把腳提得高一點，急速地向前走。

1
離開家庭雖然還不滿五個鐘頭，我的兩隻手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卻不知有多少回了。我身上從來沒有帶過這麼多的錢。兩百五十塊，全是中國銀行的鈔票，五塊的放到了袋子裏，媽媽替我在袋口縫了兩針，這可稱穩妥了；可是兩隻手並不就此放心，還是要輪替地按，按，按，好像犯了胃病似地。

爸爸把這一疊鈔票授給我的時候，他的白晳而露出青筋的手微微發抖，他說：「這里兩百五十塊，要當心到了上海，就寄存在伯伯那里，等考取了繳費再向他拿。」

爸爸對於金錢是頗愛惜的。但是支出鉅量的可愛的金錢作資本，博取比資本多至多少倍的贏利，這樣的機會究竟不宜錯過：這是他授給我鈔票時的心情，我知道。

我接鈔票在手，一張一張地數了一遍，又取一張報紙包起來；同時我感到一陣說不出所以來的慚愧，好像我佔了爸爸的便宜，好像我搶了爸爸的東西。還有，爸爸說等考取了繳費，我果真能考取麼？自己的實力自己知道得清楚：「英」「國」「算」勉強及格，什麼功課都只浮浮地記得一些輪廓，我果真能考取麼？倘若命運判定我無從繳費，這包鈔票只得原封不動地繳還爸爸，那時候，爸爸的心情又將怎樣呢？

坐在三等車裏，我無心玩賞兩岸的水田，無心觀看南翔以東日兵轟炸的痕跡，也無心聽同車旅客此呼彼應地談着身邊私事以至國家大事；我只是茫茫然，剛纔的說不出所以來的慚愧儘盤踞着不去，失望的豫兆又似乎一回清楚一回地在心頭露臉。於是，我

的兩隻手輪替地按到胸腹交界的部分去。

「元官！」

聽得有人喚我的小名，我定睛看去，逆着人羣的潮而來的是伯伯家的用人阿根。我心裏一鬆，好像已經到了伯伯家裏了。

*

*

*

飯後，伯伯吸着雪茄，眼睛似閉不閉的。我坐在他旁邊；看到他的頭髮，心想去年他去看我們時，白髮還沒有這麼多。電扇輕勻地旋轉着；當窗的簾子直垂到地，一動也不動。

「你到底要去考大學，」伯伯吐了一縷白煙，看着我說。

「爸爸說的，不考大學也沒有地方好去；況且，大學畢業究竟是個資格，這筆錢花了也值得的。」

「因此，就決意投資了？」伯伯的口吻是在譏嘲他的弟弟。

「是這樣子，」我用寫實的態度作答。

「沒有話說，我們的生活是被注定了浸漬在投資裏頭的。」伯伯轉為感歎的調子說：「我從前投資進大學，出了大學，當教師取贏利；後來因為當教師沒意思，辭掉了，弄一個廠，直到如今，豈不是仍然不出投資的範圍？現在你又要去投資了！」

「我擔心的是只怕考不進大學，」我不知道伯伯何所為而感歎，難道他也學着青年人的樣轉變了意識麼？雖這樣想，我並不問他，卻把我的心事透露了出來，意思是要他作我的參謀，使我有點兒把握。

「沒有的事！」伯伯搖頭，堅決地說。「幾曾見先施永安拒絕過錢袋充足的人？你帶來有兩百五十塊錢，大學也決不會拒絕你。」

「到底要看程度的，」這樣說時，我就想到各大報第一二兩張的廣告頁以及教育新聞欄，這個大學的校長是某偉人，教授是某某某等學者，那個大學的校長是某大家，教授是某某某等學者，難道他們不用精密的天平稱量程度，就胡亂錄取新生的麼？以偉人的身分，大家的身分，學者的身分，我相信他們決不至於如此。

「你到過大世界麼？」伯伯發了這突兀的問，重又吸他的雪茄。

「前年跟媽媽來上海，去過的。」

「你不要把大學看做怎樣莊嚴怎樣了不得的所在；這裏一個大學就是一個大世界。甲教授在A一講堂講他的那一套，乙教授在B三講堂講他的那一套；這和人人笑在三樓表演口技，王美玉在二樓唱文明新戲情形相同。男學生趺着拖鞋來了，女學生帶着胭脂盒小鏡子來了，聽得不合意，就換過一個講堂，或者索性走到場上看新開的花兒，回到寢室睡午覺去；這和大世界的游客又有什麼兩樣？」

「嘻，我笑了；如果我能夠考進大學的趣味一定不壞，比較中學當有絕然不同的地方。」

「不過，伯伯接續說，「一張大世界游券只消兩角錢，大學卻貴得多了。所以大學的游客遠不及大世界那麼多，是不是你既端整了兩百五十塊錢，你就具備了游客的資格，當然進去就是，還有什麼問題？」

「我想多考幾個大學，」我終於把這幾天私下裏盤算的結論和伯伯商量。

「這有什麼不可以，只要考試日子不衝突就好了。」伯伯示意給我，那收音機旁邊有着當天的報紙。「我們把各大學的廣告來看一看吧。」

*

*

*

我在三個大學報了名。考試日子並不衝突，甲大學最先。

我走進甲大學的門，「大世界」這一念突然竄入我的意識。煤屑路通到各所散處的建築，各色的大麗花，在路旁堆着笑臉，那些建築像玩具似地擺在地面上，洞開的窗孔裏會有玩偶的臉探出來吧。我聽着自己的腳步聲，悉利，悉利。偶然有一兩個青年追過了我前去。草場上點綴着十來個青年男女，粉紅衫，淡灰色西服，飄飄的長衫。這境界空曠清靜，好像夢中一樣。我不禁想，遊客到得還不多呢。

第一場考國文。我接到題目紙作文題是「爲政以愛人爲大說。」這大概是一句成語吧，可是不知道出在什麼書上。不知道也不要緊；「爲政」和「愛人」的意思我都懂。

得。既已說明「爲政以愛人爲大」，我給說出一點「以愛人爲大」的理由就得了。啊！下面括弧裏還有四個小字——「體限文言」，這可叫我爲難了。我生平就沒有作滿五回文言。國文先生常常說，「這回試作文言吧」，我想寫語體何嘗不是我的意思，照舊交了語體，只有幾回考試，先生也特別聲明着「體限文言」，我沒法，纔像鄉下人學說官話那樣勉強強強完了卷。我不懂那班先生抱的什麼主意，一貫地嘮叨着「文言」「文言」；他們到底要試驗學生的思想見解呢，還是要試驗學生的一文言？

總之，又得勉強強強「文言」一下了。下面密密細細的是四十個測驗題，太多了，我的眼睛在紙面上跑馬，認清的字眼好比馬蹄着落的地方：「屈原」「相如」「山水方滋」「十三經」「宋儒」「雕龍」「敦煌」「魯迅」「三國志」「三國志演義」「四愁」「三家詩」「顏李」「今文」「小學」「三言二拍」「鵝湖鹿洞」「禪宗」……我和這些字眼的小半固曾有过往來，但大半是初次會面，我能全作這四十題麼？

我擡起頭來，右邊的粉紅衫吸引我的注意。是仕女圖裏那樣的嬌柔面目，悵然的眼

光直望着前面的黑板；兩個手腕壓在桌面的題目紙上，手指無意識地玩弄着翠綠的女式自來水筆。

如果題目湊巧，我下筆順利，她也不致悵然直望，我們不就是將來的同學麼？現在，我見了「體限文言」四個字煩心，眼睛跑馬又碰到了一大半的陌生字眼，她也像鉤起了什麼愁思似地默在那里；我們中間恐怕結不起同學的關係了吧。

我這樣想，移過眼光也向前望。瘦臉的監試員的背後，一方大黑板挂得似乎高了一點；有些地方黑漆脫落了，露出兩塊木板間的拼縫；在左首的上方，留着用硬粉筆寫的刷不乾淨的字跡——並排的三個「打倒」；「打倒」上面，歪斜地寫着 'One hour with

you.

*

*

*

發

投

錄取新生案。

早上，報紙送來了，我懷着嘗試魔法的心情，翻看第一張廣告頁上刊布的丙大學的

我把小鉛字排着的人名一排排看下去。啊，也考上了，第五排左首第一個不是我的名字麼？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再把這三個字逐個一筆一筆地看，沒有錯，的確是我的名字。幾天裏頭，我的名字三次被刊布在報紙上了，這是可能的事麼？要不是夢裏吧，我不禁這樣想。

我的一疊中國銀行鈔票付給那一家大學的會計課好呢？

父子

巴金

——一件實事

「爸爸怎麼人家不到我們這邊來呢？」孩子疑惑地，帶了點失望地問他的父親，他站在父親的身邊，面前是兩個籬筐，裏面裝了好幾顆白菜和一堆番茄，每一樣稀稀的裝不滿半個籬筐。

「你不要性急啊！慢慢兒，人家就會來了。」父親帶笑地回答說，把手在孩子的頭上拍了一下，他的笑有些兒勉強。他不知不覺地把眼光去看那籬筐，幾顆枯萎的蟲蛀過的白菜躺在那裏面。他又看那番茄，番茄也不行，有兩個開始在壞了。這一看就把他的希望打消了不少，他的心馬上就陰沈起來了。

他等待着。他默默地望着那過往的人。他看見一個人走近來，就連忙做一個笑臉來

歡迎他或她。但沒有用處。那人終於做了別人的主顧。沒有誰肯走過來在他的籬笆裏翻弄翻弄。

他也有些着急了。人家看不上他的菜，這樣的東西，人家完全看不上眼。人家甚至不肯走過來，向他問價錢。但是他今天把這些菜賣不出去又怎麼辦？他真正着急起來。他看見人，就高聲叫嚷着。他還用了不自然的聲音向人誇示他的菜是怎麼好，怎麼好。

「爸爸，我們幾時回家去呢？」孩子又在旁邊問了。孩子擡起那一張黑瘦的臉，用那一對黑眼睛看他。孩子似乎不懂得他們兩個為什麼應該在這街角白白地站這許久。孩子只盼望着能夠早些回家去。

「小寶，不要心焦，賣完了菜，我們就回去！」父親望着孩子憂鬱地笑了。不過孩子似乎還分辨不出這笑和別的笑有什麼大分別。他就蹲下去把手伸在籃裏弄着一個番茄玩。父親看着孩子這樣做並不去干涉。父親的心在別處。他在想另外的事情。

「幾時纔賣得完呢？」孩子想到這個又擡起頭追問了。他只想能夠馬上就伴着父

親回去。

父親這一次回答不出來，他自己也想找一個人來問問看，找一個人來回答他。

父親的菜依舊平靜地躺在籬筐裏，父親的心卻在家裏和街角兩處跑，跑得很匆忙，因此就使得他的額上滴下了汗珠。

孩子完全不覺得，他也不再問什麼了。他站起來離開父親，跑到前面人叢中去了。父親不說話，只是用眼睛跟着他，過後就把手不住地在短衣上面擦，這短衣是破爛的，上面黏了不少的塵垢。

一個年青的女子走過來，在他的籬筐裏摸索了一番，問了價錢。他快活地想希望來了。但是她並不還價把一個番茄拿起來，又擲進了籬筐裏，口裏咕嚕着就逕自走開了。他想說話挽留她，但他卻只是癡呆似地望着她的背影。

這時孩子跑了回來，眼睛發了光，他熱烈地說：「爸爸，我肚餓。我要喫——。」

孩子一定是看見別人在喫什麼東西，他也想喫，就跑回來向父親討錢去買。但是父